DS
735
A2Y86
1771a
v. 4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九

宋

光宗皇帝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本名左靨。固新之孫。）為參知政事。

金主新即政。銳意于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久之進守貞尚書左丞。出知東平府。明昌四年。召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初登第廷對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
太祖用人爲法及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
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
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即上疏極
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畧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
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
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
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豐熙之邪說疎棄
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
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
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
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
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
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
爲士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
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

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
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
消。朋黨之跡。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
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
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
章。讀者至于流涕。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
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
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
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
道學之議少沮。光祖壽以帝用潛邸巫醫吳端。爲閤門宣贊舍人。疏論忤旨。出爲潼川府判官。

一潼川府。重和初置。注見前。

三月。金初設制舉及宏詞科。

舉無常期。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

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秀王子偁長子壽皇母兄）嗣秀王。

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藺在政府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藺輒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家廟藺力爭以爲不可未幾中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代邲。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交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尤切時病。按騤此疏。續綱目誤繫于明年騤知樞密之時。今据騤本傳改輯。尋詔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鎰本名安春。上京路明安人。按安春舊作按出。今改。後倣此。為尚書右丞。

鎰該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主銳意治平。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無因物以為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

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

金主嘉之未幾罷爲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闇懦不振有以釀成之而不朝壽皇失子道其罪更浮于高宗矣

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旣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旣而帝神思寖淸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崈爲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

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
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宻往宻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
挺（字仲烈璘之子）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
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
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
御史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
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以書譙吏
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畧謂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

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頁
恭爲陛下辭責于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
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
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
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
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
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幸執侍從。
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豈能仗父子之義責
望人主。至于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
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
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
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
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賴。顧不幸歟。 汝愚入對。往
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
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
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親屬及使臣鄧從訓等幾二百人。

知荊門軍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卒。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智勇士。議恢復大畧。乾道中。以薦除勅令所删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多所勸釋。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乃請于朝。而城之。踰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一日謂僚屬曰

光宗自三年春疾瘳以迄五年春正月朝于壽皇及從幸者僅七見迨壽皇不豫以後問疾視藥之事終于闕如其過已無可解免續綱目于四年春正月訖三月兩朝皆削而不載夫二年七朝不可不謂之定省久曠據史直書其失自

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

九淵兄九齡九韶。皆學行淵粹。爲學務窮原本。不爲章句訓詁。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爲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鵝湖山名。山有寺。爲朱熹與九淵兄弟會講之所。今爲鵝湖書院。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北。白鹿洞注見前。

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

見即增此兩朝豈遂足以未減光宗之罪哉因備錄之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兔之往久之并芻蕘雉兔之地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耕則講武且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嘗不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爲急未免近于好名而于詰戎講武之道槩之忽焉遂漸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爲守成令主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漸雖有善政亦奚足

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金主嘗謂近臣曰。凡稱政有異蹟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汚者多。故顯其異耳。又謂近言事者。以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心。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又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是年夏。百官屢表請上尊號。金主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

金以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時人。參知政事。

道哉

持國以中經童科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昭容李氏得幸。李氏名師兒。父湘。其家以罪沒入宮籍監。金主納之。金主好文詞。李氏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大幸。愛持國陰附之。又多遺賂左右。昭容亦自嫌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譽持國。金主愈信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音庸。續綱目慄作膏。本名額里埒。金宗室也。元史類編云。避世宗父宗堯諱。故凡宗字皆改之。按額里埒舊作阿里刺。今改。後仿此。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御史周昂。字德卿。眞定人。省令史潘豹。鄭

贊道高坦。等五人。皆下獄被斥。明年。封昭容爲淑妃。復進封元妃。兒喜兒弟鐵哥。皆顯擢。勢傾朝野。監察御史姬端修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李喜兒問端修小人爲誰。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金主稍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鎰入相。一日。金主問漢高帝光武孰優。鎰曰。光武在位歲久。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金主知其諷諫。默然久之。姬端修。字平叔。汝州人。本姓宗。亦以避諱改。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爾。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

陳亮所學本出于縱橫家其平日為文卽不能無偏駁之病而此對策更出于諂諛迎合不自知其可鄙夫以光宗子職之缺無可擬飾而亮乃謂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美觀稍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擬術不端

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于壽皇涖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

雖能文亦奚足重顧傜然自詡爲推智勇於心胸適爲有識者所不齒于人類耳

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等權總其軍。

崈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在今錢塘縣西南。臨江北岸。）而上疏切諫。于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

竄年校書郎王爽。正字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顏棫。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差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蔽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同知院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于侍從連章力諫臺臣慟哭殿庭卽勉強往朝而本心已不可

蜀帥吳挺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按汝愚之辭續通鑑據光宗紀係于明年正月今從本傳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宫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宫會九月重明節帝生辰也羣臣連章請帝過宫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景之之子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

問矣乃甫趣駕欲行旋以李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斷滅始盡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于父子之親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咸丘蒙所云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字德光。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

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癸酉。壽皇不豫。

葛邲罷。

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知建康。邲從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

金購求遺書。

凡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以臣觀之。壽皇

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熙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熙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熙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

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至日昃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字節夫琦

問疾視藥子在而以孫代之已乖典禮之正然非諸臣再三固請雖嘉王亦不遣矣壽皇是時疾且大漸況數顧左右欲一見帝爲人子者尚何恐高處深宮漠然不顧是光宗之受制牝

曾孫。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即樟亭在今仁和縣南錢塘江北岸。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晨不惟有虧子職真乃全失人心矣

壽皇崩。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為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

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光宗于壽皇生不能視疾歿不能執喪孝道虧而天理絕實無辭以謝天下留正身爲宰輔不請其力疾臨次以盡禮而請其早正儲位以釋謗已昧于重輕先後之權衡乃見御劄念欲退閒之語遽爾大懼佯仆請老止圖獨善其身而置國事如求務大臣進退之節若此亦奚足稱史册尚過爲褒予豈復知大義耶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

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是爲寧宗。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

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旣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同卿之季父也。續綱目以爲后之季父。誤。

后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大赦。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爲大行欑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

光寧授受事出非常廢立之嫌實所不免觀汝愚之對侂胄及其拜右相謂不幸處君臣之變豈敢言功頗爲明于大義然已雖不自居功而于爪牙之臣則謂當推賞是于定策二字豈盡釋然于胸中而當時物論紛紜皆以汝愚功在社稷不免推崇太過畀日

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詔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按是月除拜諸人。續綱目前後參錯。今依寧宗本紀。及幸輔表。改正。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好人構陷至稱其實有異謀禍源未必不萌于此也

汝愚既免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壽又以羅點簽書院事

貶內侍陳源等十八人

侍御史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

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秦
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
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
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
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
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
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于
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
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
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
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
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
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
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欑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正之罷由中旨汝愚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

水性就下黃河自北而南在漢已然觀武帝瓠子歌有淮泗滿之文可知河之入淮不自宋始宣房之塞力倍工堅故能經久不潰宋熙寧時王安石秉政任非其人用功苟且所以才及百年即大徙而不可復塞議者乃謂金欲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故不復治混曲說也

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河決金陽武考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從此南流不能復塞關係甚鉅續綱目失載今採金史章宗紀及河渠志兼採胡渭禹貢錐指增輯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曹濮鄆范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淸河即今大淸河注見前入海南派由南淸河即泗水注亦見前入淮禹貢錐指河滙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淸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流又一大變

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

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郄瑞慶節賀表。前此改生日天祐節爲瑞慶節。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雩川人。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

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殺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欲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湖州德淸人彥穎之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白汝愚當以厚賞酧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政和中升平江軍爲府隸兩浙路今蘇州府是）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

辭奉祠歸養。

閏月。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字惠叔。興化人。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獻議力主王安石之說。畧謂藏四祖之主于夾室。是以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議者急欲尊奉太祖。欲以東嚮之故。不知實無益于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

祧廟何等重大之事。朝廷既有異同。自當和衷集議。折中至當。然後請詔旨而行之。乃榻前之奏。寧宗方爲稱善。而四祖之廟已遽毁遷。則是所謂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者。亦出自宰臣之意。而寧宗並未與知矣。總由南渡以後。乾綱不振。雖以汝愚在位。尚不免有專擅之失。其他又何責乎

兩軋威靈。相與爭校强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令人痛傷。今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又據程頤之說。以爲僖祖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不知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安石所見。終高于世俗之儒。帝召對。熹復以所論畫爲圖本。陳奏久之。帝稱善曰。可于榻前撰數語。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集議。帝然之。熹退。卽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于是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而藝祖始正東向之位。續綱目于熹之議。採錄不詳。又云廟堂不以聞而毁撤僖宣。廟室。按熹既具議。又經面陳。安得云不以聞乎。今依通考及宋史禮志原文改正。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

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旣去。侂冑益無所

忌憚矣。游仲鴻字子正，果州南充人。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潫紗淺黃之制。朱熹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

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于前日。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其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十二月，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按守貞之罷，續綱目誤書于明年之冬，今據金

侂冑怙寵擅權衆皆切齒寧宗豈竟無所聞卽向時爲所矇蔽而龜年旣條奏其奸亦當徐察以分眞僞兩罷之尚且不可乃忽出內降龜年與外而侂冑進官惛庸若此何怪奸臣之不日益恣橫乎

史章宗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淸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罷去。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冑一官。

侂冑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之。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

康人。中書舍人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侂冑愈橫。明年又加侂冑保寧節度使。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劾之也。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彦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之言。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乙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

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冐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答。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國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辭。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楊簡字徵中。慈谿人。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新州。唐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是。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字子靜。温州人。張衙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冲。福州人。蔣

傳字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頴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于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

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修胎養之令也未幾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糴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

疏姓名援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葢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樂清人。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按汝愚卒于明年正月。續綱目併繫于此。殊失實。今改正。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

乘龍授鼎幻想不經汝愚果有此夢胡紘輩又孰從而知之蓋必自經傳述以爲翼戴寧宗素服即位之驗故奸徒得執爲左証劾其假夢爲符耳大臣不幸處嫌疑之間不自知畏懼轉傳讖定策之徵所見已乖正道則其賈禍不得謂非自取也

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故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語錄各爲一家言。固不能無醇疵參半之失。除毀猶可說也。若六經四子。皆聖賢載道之文。有益而無損。自炎劉以來。亦布在學官。守而弗墜。乃亦概施厲禁。其去嬴秦焚書之毒。幾何。

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夏。四月。余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竄逐。端禮不能救。

後黃度呂祖儉之獲罪端禮救解不獲遂為公議所責在相位期年為韓侂胄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叅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吏部按倪思本傳時為吏部續綱目作禮誤侍郎倪思

初翥要思劾疏論偽學思不從至是御史姚愈平江人劾思遂出知太平府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

自是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僞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取前日僞學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倖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裦然言

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盡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爲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常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

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意以擊熹爲巳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富川人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

熹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頂。忍饑啖虀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竄。不辭家。即就道。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僞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蔡沈字仲默。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為劉德秀所劾。初德秀未為正所知。正客范仲黼以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自是羅者無虛歲。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俄內六書節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按正本傳。正之貶光祿卿。由張釜劾之。與續綱目異。張釜字君量。綱之孫。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競擅朝政。張復亨。右司諫。張嘉貞。右拾遺。趙樞。同知豐安軍節度使事。張光庭。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高元甫。戶部主事。張巖叟。刑部員外郎。字孟彌。代州五臺人。傅汝梅。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裴元。郭郛。因人。皆尚書省令史。皆趨走其門。謂之胥門十哲。續綱目云。十人俱為御史臺官。按持國本傳。十人之官。班班可考。必因為御史臺所劾而誤也。今改正。至是為

御史臺所劾。持國致仕。十八皆外補。續綱目云。九月復以持國參知政事。按持國本傳。言頤之。起爲樞密副使。佐樞密使內族襄治軍于北京。翰林修撰路鐸。恐其復相。因他事。奏持國奸邪。金主曰。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持國尋死。據此則持國並未復爲參知政事。續綱目誤。今削之。內族襄本名按。錫固納孫。路鐸。字宣叔。冀州人。按舊作奄。錫固納舊作什古迺。今改。後倣此。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字子由。長洲人。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于是僞學得罪者。凡五十九人。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

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李𡌴。燾之子。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趙汝讜。字蹈中。趙汝談。字履常。陳峴。字壽南。溫州平陽人。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張致遠。字里無考。與紹興中官侍御史者當別是一人。呂祖泰。字泰然。祖儉從弟。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流民。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冑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僞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僞學。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草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冑大喜。即遷文虎。愈于要職。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同知院事。

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冑惻

及之語事侂胄甘于屈膝由竇衣冠掃地矣然猶出自寒門或易流于汙賤不足深責若師𢍰屬在天潢當自存其尊貴乃亦獻媚

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以趙師𢍰字從善。燕懿王八世孫。為工部侍郎。

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

欄門至效犬嗥而不顧非笑可恥孰甚孔子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斥其不可與事君正爲此輩痛加鍼砭耳

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己未 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書始朝則俞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已閱五年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性睽隔久遠返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誓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疎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

之子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內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更當痛心疾首乃不知幹蠱而續紹覆車羣臣方以上壽禮成相率稱賀寧宗亦竟靦顏受之真不解其何肺腑然光宗不孝孝宗故寧宗亦不孝光宗天道好還此之謂矣

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 六年。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鏜以使金守禮。遂見擢用。事具前。 及帥蜀。罷征歛。斬瀘州卒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與趙汝愚有隙。事亦見前。爲韓侂冑所引。遂大變其守。于國事無可否。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士論醜之。未幾卒。

三月。故祕閣修撰朱熹卒。嘉定二年。謚曰文。

時攻僞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燔字敬之。南康建昌人。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輔廣字漢卿。本河朔人。後居秀州。蔡沈。黃幹歷知臨川。新淦兩縣。又知安慶府。漢陽軍。和州。所至皆有異政。在安慶日。金人已破光山。民震恐。幹請于朝城安慶以資捍禦。後江水暴至。又以城堅。免于漂溺。舒人德之。幹嘗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幹倜儻有謀。軍民之心。翕然歸向。權要忌之。會召幹赴行

在爲御史李楠所劾幹遂歸里弟子日盛編著禮書卒贈朝奉郎李燔初授岳州教授教上不因時好且曰古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故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于藝者率之後除大理司直辭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作亂燔請于帥臣自往駐兵守險馳辯士諭賊禍福皆帖服復改官潭州通判眞德秀帥長沙一府之事皆咨燔不數日辭歸紹定中理宗論及高士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不果召卒贈直文華閣張洽初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寇聞有備乃去端平初用薦召赴都堂審察不至將以說書待之洽固辭遂除直秘閣卒陳淳性至孝篤于內行雖不用于世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以特奏恩授安溪主簿未上而卒李方子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方子不少貶彌遠使臺臣劾之遂罷黃灝知德化縣以薦除登聞鼓院歷太常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荐飢有旨停閣夏稅灝奏乞併停秋稅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輒兩秩而從其請熹之卒也黨

禁方厲。願單車往赴。無所顧云。蔡沈。始從其父元定謫道州。父歿。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之金者。輒謝之。曰。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屏棄舉子業。隱居九峯。著書傳。眞德秀。字景元。浦城人。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新塗。漢縣。今屬臨江府。安慶府。漢廬江郡地。宋慶元初。改德慶軍曰安慶府。今隸安徽省。漢陽軍。唐置。今湖北漢陽府是。松滋。晉縣。今屬荆州府。永新縣。孫吳置。今屬吉安府。安溪縣。宋置。今屬泉州府。德化縣。五代王閩置。今屬永春州。餘注俱見前。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詔權攢于修吉寺。

秋七月以陳自強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侂胄諷從官論薦之。即除太學錄。由選人至樞府。裁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既周必大爲少保。

祖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我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我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曰。略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願急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

松既與祖泰狎友及其上書獲譴惟恐相累攻之不遺餘力小人叵測固不足論然松詒事侂胄祖泰寧有不知與昧既已差池何必與之相狎取人不端謂非自貽患哉

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字仲甫莆田人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收管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詔權攢于廣教寺

吳氏世握兵柄西蜀軍將不知有朝廷至挺漸形跋扈挺死久欲謀殺其權余端禮復行止其承襲皆不爲無見吳曦既身留行都

十二月。葬永崇陵。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攬權綱。屏嬖倖。薄賦寛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妒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辛酉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何澹罷。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時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背

正可遏其逆志以防後患乃侂胄貪賄賂罔恤國家統制之除如縱虎歸山負嵎肆虐雖貪不容于誅矣

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祠。濬急于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爲之一空。士論罪之。

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

曦至鎭。諂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于是兵權悉歸于曦矣。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稜轢宣司。勢均禮敵。曦至蜀未幾。侂胄以總計隸宣撫。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曦。于是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

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奈曼（韃靼別部。方輿紀要云。在葱嶺西南。按奈曼。舊作乃蠻。今改。後仿此。）襲西遼。滅之。（自宋徽宗宣和七年。西遼達什稱帝。歷三傳乃滅。凡七十八年。）

西遼主卓勒古出獵。奈曼王楚察里（舊作屈出律。今改。）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卓勒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卓勒古尋死。遼祀遂絕。

壬戌 三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僞學之禍。雖本于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

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郎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

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彦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爲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固于久斥者往往損晩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是歲大蝗。

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厄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漫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自強性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刺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史達祖字邦卿汴人。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澉浦在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南。水經注。谷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即此。水軍。

甲子　四年。金泰和四年。　春正月。韓侂冑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部哈達錫舊作合底忻。今改。與桑節亥舊作山只昆。今改。恃强擾邊。又有光嘉喇舊作廣吉剌。今改。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而卓木布舊作阻䪁。今改。亦叛。連歲用兵。饋餉空乏。洎諸部平定。先命瓜爾佳清臣討之。失利。遂以內族襄代將。又命內族宗浩駐泰州。宗浩分兵奮擊。諸部多降。瓜爾佳清臣。本名阿卜薩。和囉噶路罕都人。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泰州。遼置。金承安二年。移州于長春縣。今爲蒙古郭爾羅斯旗地。按阿卜薩舊作阿不沙。和囉噶路罕都舊作胡里改路桓篤。今並改。又築濠壘。備戍守。議者謂金勢已弱。有勸韓侂冑立不世勳以自固者。侂冑然之。遂議恢復。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

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宮守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臨安大火。

延及太廟。帝下詔罪己。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尋亦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

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封

劉光世爲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士寅于嘉泰三年十月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爲七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字子西。貴池人。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以布薩揆本名喇錫左丞相忠義子舊作臨喜今改為河南宣撫使

金主聞南邊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本名蘇蘇始祖第九世孫也按蘇蘇舊作撒速今改後仿此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使及新置兵事在八月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

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

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

以邱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

不納。至是命宗宣撫江淮。宗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官譯失眞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其舛誤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爲臣僕其語言音義必諏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譌詢之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概始知奇渥溫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奇渥溫字形相似當時宋濂輩承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

宋

寧宗皇帝

丙寅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却特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却特。舊作奇渥溫。特穆津。舊作鐵木眞。今並改。按元史。又以奇渥溫爲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却特。其貴種耳。此俱以蒙古源流訂正。

春

正月。夏李安全夏主乾順之孫。與純佑從兄弟。弒其主純佑而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二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

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又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卻特為奇渥溫不啻魯魚之舛今既為訂謬且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為詳稽譯改以正史鑑之誤洗數百年之蹖謬悉與辨別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訛之陋云

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

壽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後以金和議復成復檜爵謚。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

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爲誰且當和議

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爲先鋒。功第一。○再遇剋日進兵。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再遇列旗鼓。僞爲攻西城狀。而已率精兵逕趨東城。先登。殺金兵數百。遂破之。西城亦降。倪以刺史牙牌授之。再遇辭曰。甫下二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爲賞。不受。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潁上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虹縣。唐置。宋屬泗州。今屬鳳陽府。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

以成金羣臣咸請先舉而金主終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召釁曲直瞭然况御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國尚得謂之有名乎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鳳陽府。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漢縣。宋屬宿州。元省。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太祖九世孫。父希瞿。為沂王柄孝宗孫。父魏惠獻王愷。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崈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

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

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執中阿蘇之裔兵二萬。出清河口。清河即泗水在淮安府西

步北。水經注。淮水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是也。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名充。卒于天眷九年。此則是一人、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治之成紀縣。明省入州。漢之成紀。注別見前。完顏綱本名約尼。字正甫。按約尼舊作元奴。今改。後仿此。兵一萬。出臨潭。舊洮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宋日洮州。此沿唐舊名。今鞏昌府洮州衛是。舒穆嚕舊作石抹。今改。仲溫本名楞鄂。懿州呼圖克明安人。按楞鄂舊作老斡。呼圖克舊作胡土虎。今改。後仿此。兵五千、出鹽川。注見前。完顏璘兵五千。出來遠宋寨。後廢爲鎮。在今鞏昌府寧遠縣西南。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邱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眞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

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破光化。宋縣。今屬湖北襄陽府。棗陽。隋縣。宋為軍。今屬襄陽府。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宋置軍。元為州。今屬河南汝寧府。襄陽隋州。唐置。今屬湖北德安府。進圍德安府。本漢江夏郡地。宋曰德安府。今隸湖北。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宋置。治壽春。今江南壽州是。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其將鄂春舊作奧屯。今改。後仿此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鎮名。在今壽州西北。以

備之。揆乃遣薩布始祖弟博郭尼之後。按薩布舊作賽不。博郭尼舊作保活里。今改。後仿此。等。潛師渡八疊灘。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禹貢錐指。潁水由潁上縣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下安豐軍及霍邱縣。注見前。進圍和州。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本宋長道縣之白石鎮。紹興中。移岷州來治。改曰西和。明降爲縣。今屬甘肅鞏昌府。

十二月。入成州。西魏置。明降爲縣。今屬甘肅階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注見前。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

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富察貞破和尚原。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宇挺臣。成都廣都人。亟具舟以濟。

自是淮西縣鎮皆没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毋廣韻注云。毋邱。或爲毋氏。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

兵至。因撤蔫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破曦退屯置口。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邱崈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

淮邱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崈以聞于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崈乃遣劉佑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

轉戰未定焉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豆布地況戀棧不前亦惟駑馬則然若乘馭者鞭策得宜亦不慮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乘勝追逐又善于馳騁何至聽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馳可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況交戰竟日馬饑

尙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爲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戍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再遇謂六合最爲要害。引兵赴之。適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衆弩齊發。伏兵出關。金人驚遁。既而金赫舍哩都統合兵進攻。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數萬。開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又嘗引金人戰。且前且却。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

彼此相同此圖誘撓追騎嘗不為已馬計乎至於縣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再流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綽和舊作完顏抄合今改後倣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玉女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于喀爾喀部西北之肯特山舊作斡難。一作敖嫩今並改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孛端乂兒。今改。後仿此。母爲阿掄郭斡。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掄郭斡嫁托本黙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窻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掄郭斡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勃端察爾也陳桱通鑑續編阿掄郭斡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于此。按阿掄郭斡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黙爾根舊作脫奔咩哩犍今並改

勃端察爾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舊作畏羅。今改。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地在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寧路。按回鶻即今回回唐時毘伽可汗築城于哈喇和林河之東其地本與蒙古接壤自唐末徙居火州回鶻遂散處西域五代宋初常以玉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回國王始見于遼史天祚

時皆稱回鶻之先本匈奴
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
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

鶻特之習故回詠唐回鶻器詩序中疑唐史回鶻傳或有訛誤特俟餘暇博攷茲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賚寶玉正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產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蓋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產與回部略同若夫紇轉為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紀。蓋即回回鶻轉音。元史所載回回氏族與回鶻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回人。而阿哈瑪特傳。則稱回鶻人。實非有二族也。

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勃端察爾九世孫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生子有異徵。手握凝血如赤石。將卜名。適有名特璊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特哩袞布達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今依蒙古源流改輯。特哩袞布達拉。舊作跌里溫盤陀。今改。後仿此。後伊蘇克依卒。後追諡烈祖神元皇帝。特穆津幼。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舊作泰赤烏。今改。後仿此。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母諤楞。舊作月倫。今改。後仿此。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

畏羅之當爲衛拉特乃蠻之當爲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歸之。泰楚特部遂微弱。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袞圖嚕。舊作察兀禿魯。今改。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默格舊作帖麥該。今改。後倣此。川。在和林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迪延汗。舊作太陽罕。今改。營于杭愛海。舊作沆海。今改。山。在和林北。與默爾奇斯舊作蔑里乞。今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迪延汗。諸部悉潰。未幾。奈曼遂滅。特穆津益以盛強。遂攻西夏。破拉吉哩舊作力吉里。今改。寨。方輿紀要在榆林北邊外。經婁斯舊作落思。今改。城。與上同。大掠其人民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

北伐之謀釁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邱崈受命宣撫自不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侂胄之爲元謀金人久已深悉請于移書內暫免繫銜以類飾一時耳目金人甚果可欺耶識見卑鄙適足貽輕笑耳

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懷之。靜州。金屬西京路。地里志云。大定中。以大山升置。北至邊八十里。遼史地里志云。本秦州地。當在今郭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爲瑞。遂取其音爲號。今依蒙古源流改正。

丁卯 三年。金泰和七年。 春正月。罷邱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是。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爲界。即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

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略陽縣北。與白水江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字君卿。成州人。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徙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字逢儒。升卿子。自髠其髮。史次秦眉山人。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劉當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薛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

安丙當曦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靦顏泚召其視楊震仲等之抗詞死節抱愧已多及其既至興州則又以稱疾臥家坐觀成敗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誅討則丙且終爲逆黨矣迨巨源與好義定約報丙始出視事則其庸怯畏縮之狀已可概見乃事成之後丙遂掠其有功且至殺巨源以滅口用心更爲忮刻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失當總由於主暗臣邪耳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人下邽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鎭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

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衞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郎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

一日。時金遣珠赫呼舊作术虎今改正後倣此高琪西北路明安人齎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

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若薇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逕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吳曦旣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爲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字成之簡州人爲宣諭使改興州爲沔州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程松以罪竄澧州。明年。再竄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謚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呼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NTO LIBRARY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字汝良。大名人。）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

…NTO LIBRARY

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

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詘。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

侂胄罪惡貫盈伏誅已晚然自當明正刑章乃寧宗優柔寡斷謀及后兄引用彌遠諸人施為詭秘以鋤奸之舉幾如盜殺越三日乃猶豫不信及審察得實始暴其罪于中外懦弱亦已甚矣況除一惡臣亦何功之可論而彌遠等遽因此進秩尤為濫賞紀綱不振若此毋怪一奸去而一奸復來也

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左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

鑿沼于山。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之淸。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僭紊極矣。 易祓。字彥祥。潭州人。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强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貶李壁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卽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 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 郭僎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

秩有差

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

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戊辰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

僉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

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賞以此罪侂胄夫侂胄之奸罪悉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於下祗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蘇師旦首畀金。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喩以誅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

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諡忠定。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編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冑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同。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彌遠尋以母憂去位。在十一月。未幾象祖亦罷。在十二月。

金主璟殂衛王永濟本名允濟後避諱改永世宗第七子立。是爲衛紹王。

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

章宗既選宗室子授以大位自當擇德器才識之優異者代之庶付託得人而邦家攸賴乃心懷疏忌愛及柔弱無能之永濟遽爾畀以神器失策若此即不自爲計獨不爲宗社計乎且內既寵妃嬪外復召怨於夏人見輕於蒙古兵直扣尋剛至覆滅章宗不得辭其咎矣

奉永濟卽位。明年。葬金主璟于道陵。廟號章宗。金章宗陵在順天府房山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按齊勤舊作七斤。和爾和必喇。舊作火魯虎必喇。今改。後仿此。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爲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

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冬十二月。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仿此。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于蒙古。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丁巳朔日食。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

遂侵葭州。金慶善努本内族。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嚙山之子。按慶善努。舊作慶山奴。嚙山。舊作拐山。今改。後仿此。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免。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立。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

金之始日以和餌宋而用兵如故金所以日彊宋所以日削也蒙古方張之勢亦不過如金之初興其時守禦之方尚勝宣和末政何所畏怯遽爾遣使求和甘蹈宋人覆轍轉受制彊鄰而不悟耶

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周禮日白北蒙古與金兵連禍結。故特書之。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合買住今改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以進。金主始恐。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舊作粘合合打今改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壽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日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通吉思忠還嘉努。舊作獨吉千家奴。今改。後仿此。完顏和碩舊作胡沙。今改。後仿此。至烏沙堡。與下烏月營俱在大同府北。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本漢白登臺地。金置縣。元廢。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南。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翠屏山口也。在今渾源州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桓州金置。明廢。故城在今獨石

口外上駟院牧廠北。撫州亦金置。元為興和路。明慶故城在今張家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蒙古主復遣其子卓齊特。蒙古主長子。舊作术赤。察罕台。蒙古主次子。舊作察合台。諤格德依。蒙古主第三子。即太宗。舊作窩闊台。今並改。後仿此。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注俱見前。由是金德興本遼奉聖州。金升府。元曰保安州。今州屬宣化府。弘州。遼置。元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昌平懷來。注俱見前。縉山。唐縣。今宣化府延慶州是。豐潤。金縣。今屬遵化州。密雲。注見前。撫寧。金縣。今屬永平府。集寧。金縣屬撫州。元置路于此。明慶故城在今正黃旗牧廠東。東過平灤。謂平州灤州也。續綱目作平欒。今改正。南至清滄。與下忻代。注俱見前。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堡名。故址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紏堅監軍完顏鄂諾勒（舊作萬奴。今改。後仿此。）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勢極高峻。鴈飛過此。遇風輙墮。）以備。和碩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紏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紏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貛兒觜。（在野狐嶺西。）紏堅遣麾下明安（剛里人。）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紏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德。（注見前。）蒙古兵乘勝

薄之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和碩館人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赫呼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和碩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以圖克坦鎰爲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爲右副元帥

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吞舊作烏古孫兀屯今改後倣此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

內徙以避敵鋒自蹙境土既示人以弱且不免於脣亡齒寒此南人庸懦之見豈克堪鎰謀國何亦襲此說乎三州既素號富健與其內徙局若併力守禦之惟東京遼距數千里誠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遣大臣鎮衛固是要策衛紹王始則梁拒之繼則均悔之不稍知所審決史稱其鮮智能卽此可見甚矣章宗付託之誤也

其敗必然。不若人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瑒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瑒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聰哉。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在易州西。地記。太行八陘。其第七為蒲陰。卽此。殺淶水。隋縣。今屬易州。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州。注見前。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

呼沙呼膺留守重寄乃遽棄城遁走又擅取官物殺縣令罪非一端宜示顯戮乃釋而不問更令典兵迨眾觖望已形惡言上達又止放歸田里尋復召用政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合打今改後仿此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南。一名鳴鷄山。寰宇記。即古磨笄山也。每夜有野鷄羣鳴于上。故亦名鳴鷄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壬申五年。金崇慶元年。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

刑不立賞罰無章其致敗亡不亦宜乎

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旵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數千錢。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作亂。掠淄沂州。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乎宗廟者也。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小。咸無聞焉。或者

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

癸酉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格。舊作留哥。今改。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爲遼王。

留格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龍安。即黃龍府。大定中。改隆州。貞祐初升府。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和碩率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金改爲咸州。後升府。明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留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爲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弑永濟而立昇王珣（顯宗之子原名烏都布是爲金宣宗金史作吾睹補今改）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富察埒爾錦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剌今改後倣此）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錫固納（舊作石古乃今改後倣此）閙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

圖克坦鎰旣爲相遇國家大變旣不能討賊又不能盡節徒以定計策立秀邸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衛色埒默（舊作斜烈今改）和爾果（舊作紇兒今改）等納之。呼沙呼入宮。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困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鎰時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珣先封翼王。又封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

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于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銘字國本貞之孫。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赫呼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赫呼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圍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

能出期高琪以乣軍金史兵志。東北路部族乣軍二。西北西南二路乣軍十。又百官志有窊雅里乣等詳袞九處。按乣即糺字。糺軍所收之軍也。窊雅里舊作咩。今改。後倣此。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爲呼沙呼所殺。乃以乣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以史天倪字和甫。永清人。爲萬戶。屯霸州。

時蒙古穆呼哩札拉爾氏。睦根郭斡之子。按穆呼哩舊作木華黎。札拉爾舊作札剌爾。睦根郭

斡舊作孔温窟哇今並改後倣此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天倪撫循有方遠近降者十餘萬家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奇爾台舊作怯台今改及哈斯台舊作哈台今改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經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布扎爾舊作薄察今改等

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類（蒙古主少子。後贈睿宗。舊作拖雷。今改。）出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坵墟。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春三月。詔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

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字離明本名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一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

周東遷而爲春秋七國晉
南渡而爲南北六朝昔人
論之詳矣如北魏初極疆
盛至孝文自代遷洛輕棄

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

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内

金左丞相圖克坦鎰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月金主徙都汴乣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之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

本根不久而禍興六鎮馴致亂亡此又往事之龜鑑也爾時金之於蒙古猶前此宋之於金向使宋不南遷何致河北諸地盡爲金有前車不遠尤當引以爲戒宣宗不此之思而一經挫衂遽即遷都卒至釁變於內寇乘於外欲紓難而適以名禍其失算之甚也

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穆延盡忠。本名搏多上京路明安人。按穆延舊作抹撚。搏多舊作彖多。今改。後倣此。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令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皆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袞。舊作搜溫。今改。而推卓達。舊作札達。今改。必什呼勒。舊作筆什爾。今改。扎拉喇爾。舊作查拉爾。今改。等三人爲帥。叛還北。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卓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呼執不可。平章珠赫呼高琪曰。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呼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

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按蘇呼舊作素蘭。今改。後倣此。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女真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女真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

周禮以宋罷金歲幣爲差強人意此殊足鄙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搆怨宋之君臣不能力圖恢復以雪仇恥顧懼金人強盛靦顏餽納冀速議和固已甘心臣服迨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聘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已之信幸人之災是無恥耳且是時金不能爲宋患而蒙古之燄方張不知助鄰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強就亡虞及理勢

必然則宋人所自詡以為得計者孰知即其失計之甚者乎

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字仁夫。臨川人。）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九月壬戌朔。日食。

蒙古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伊木沁。（舊作銀青。今改正。）帥衆二十萬禦于和託。（戍名。在今大寧城西。舊作花道。今改。後倣此。）敗。還嬰城自守。其將完顏錫喇（舊作昔烈。今改。後倣此。）高德玉等。殺伊木沁。推音達琿（舊作寅答虎。今改。後倣此。）為帥。穆呼哩命史天祥（天倪從兄。）等趣兵

進攻音達琿遂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之蕭額森舊作蕭也先今改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穆呼哩從之奏音達琿權北京留守以烏葉爾薩勒珠特氏察克察亥子按烏葉爾舊作吾也兒元史作吾也而薩勒珠特舊作珊竹察克察亥舊作察噶察華今並改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于是金順成懿通州注俱見前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北海農家子作亂。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開禧中咸拱常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横河北山東遺民保砦守險羣聚為盗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

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淄州人。後改名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與中府石天應（字瑞芝，興中永德人。）亦降蒙古。（鯨尋為穆呼哩所殺，其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王，降金，穆呼哩遣將攻破之，其下縛致出降，遂被殺。）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金布薩安貞（原名阿哈，舊作阿海，今改。）擊楊安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經歷洪、郭（按此係姓氏，史失其名。）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

㟧山。在登州府棲霞縣東。方輿紀要。山舊產金。亦名金山。舟人曲成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在萊州府濰縣南。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瓜爾佳錫爾格。上京路明安人。按瓜爾佳錫爾格。舊作夾谷石里哥。今改。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泰安新泰人。夏全。時青。滕陽人。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

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眞定軍。左都監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字子賢遼陽人。徒單鎰。）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舊作孛朮。今改。）德裕（本名富搭塔。隆安路明安人。舊作蒲剌都。今改。）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字子安。淸安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書之。旨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

穆延盡忠擁重兵以守中都。不能誓志嬰城。已乖大義。且聞留守之議而不從。視宮城之燬而不顧。忍於紿其妃主。挈眷奔逃。其罪萬無可逭。乃敗歸至汴。宣宗不繩以棄城失律之條。轉復授之相位。賞罰倒置。尚何以勵衆力哉

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謂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詔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于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在今鑲黃旗牧廠。故興和城西。金史地理志柔遠縣有大魚濼。即此。遣僧格巴圖舊作三哥拔都今改正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礀。輙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在祥符縣西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列國之事皆當以勝國爲殷鑒惟宋則汴京淪喪卽屬前車助金滅遼遼甫亡而東都之大局盡失玆復用元圖金金受患而南渡之一綫並亡覆轍相尋沉迷不悟徒云恤宗社之恥其如宗社並不可保何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字晦伯。建陽人。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金。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不絕之哉。且重于絕之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于將亡之金。而不能不啟釁于方興之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寇。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彊之志。恢立武之經。則大勢舉矣。四曰

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徵。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身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終篇。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丙子 九年。金貞祐四年。春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夏四月。金以胥鼎字和之。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嚕阿嚕代圖克坦拜札。按必嚕阿嚕代舊作必蘭阿魯帶。圖克坦拜札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後仿此。帥兵萬五

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蘇固珠舊作僕散掃吾出今改後仿此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字華之東阿人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已而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衆皆散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高琪曰臺官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復潼關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人遂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至是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鬬。能得衆士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字德剛。定興人爲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金主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人。付圖們和摶舊作佗滿胡土門。今改。後倣此。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以武仙（威州人。）同知眞定府事。
金石海據眞定叛。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來侵。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李珏（字元暉。吉水人。）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

招撫使。遂陰謀南侵。珠赫呼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取光州中渡鎮。在光州光山縣淮水旁。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襄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本姓郭。以功賜姓。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許古字道真。獻州交河人。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字叔起。淮人。鈐轄孟宗政字德父。絳州人。等。

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在襄陽縣北。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旣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御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晡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蓋蜀漢之與吳不可謂非讐也然諸葛相後主先修好於吳以與魏敵夫豈忘棄先恥者哉特以與吳競則魏必合吳吳未亡而蜀先斃棄怨即好所全者大宋之視金室雖較蜀吳之仇然爲深然其勢則不甚相遠宋是時內度國勢既不足以自强外度元兵方當盛其日偪乃不顧輔車之依馴至腹心之潰其禍實由自取趙方雖稱良將而智識不足事昧先幾其能免於僨國之責邪

六月。詔伐金。

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之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舊作宏吉剌今改。等十軍及蕃漢諸軍南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注俱見前。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

夫。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

戊寅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李全率衆來降。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考李全降宋。宋史寧宗紀。及李全傳。俱在嘉定十一年。續綱目乃書于十年七月。而于分注之末。則又仍全傳舊文云。東海馬良等輻輳漣水。全等生羨心焉。似尚未歸附者。敘次殊不明晰。今依宋史改書并改輯。

先是。知楚州事應純之密奏山東羣盜歸正。中原可復。

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已而金

及其兄福襲金莒密、青州，皆克之。純之見北軍屢捷，遂密聞于朝。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來歸，李全等生羨心焉。至是金至漣水，舉衆歸附，遂有是命。

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眂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立濠外，飛鋒鏑，以網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

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此襄陽之白水即漢光武所興地非來自南陽之白河也又別名滾河下流入漢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皂郊堡在秦州西宋置有皂郊博馬務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即赤峪川在秦州南元統志皂郊堡下視赤峪川即此而潰

金完顏阿林入皂郊堡兵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與元都統吳政敗之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其後又降蒙古故正書法曰叛

乃去。

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攻黃牛堡。注見前。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之。至紫荊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互相攻擊。既而瑀詐為約和道潤信

之。瑀遂伏兵刺殺道潤。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代領之。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狼牙嶺即今狼牙山。在正定府阜平縣東北。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

忠孝不兩立張柔之言謬

甚王陵歸漢啻包破賊前事昭昭苟能自盡其忠實亦無愧於孝柔既爲金臣則當爲金盡節何得因一時猜劫而藉口苟免乎厥後領兵內向爲敵前驅可知其就降不過偷生而全孝益爲文過耳史稱柔爲當日名臣顧大節已虧他復何論

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國安用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古尹。

秋八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德升本名埒爾錦益都路明安人。等死之。

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字君美河津人。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恩徹痕隆安府明安人。按恩徹痕舊作訛出虎。今改。後倣此。守汾州。元帥右監

軍納哈塔富拉塔。大名路明安人。按此又一富拉塔。與卷前行省。係兩人。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遂遣其太子守緒。原名寧嘉素。金史作寧甲速。今改。後倣此。會兵來侵。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廼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注見前。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

威字德遠成州人。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今漢中府沔縣有三泉故城。宋于此置大安軍。元爲州。後改縣。明省。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舊作巴土魯。今改。金人乃遁去。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鄂和舊作訛可。今改正。帥師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以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孫。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字伯起。眉州人。徙邵武。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諡乃上言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從龍尋參知政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破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三月金人侵淮西知楚州賈涉字濟川天台人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

麻城。隋縣。今屬湖北黃州府。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在州東北。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南唐縣。今屬滁州。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靑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要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按要赫德舊作牙吾荅。今改。後仿此。駙馬布薩安貞連戰于化湖陂。在鳳陽府懷遠縣南。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

因致所得金牌于涉詭云殺駙馬布薩安貞所獲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投全廣州觀察使而安貞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

敵之修城無異臨渴掘井本不得謂之善策宣宗詰責高琪頗當事理迨工築既畢不過繕備之常何功足錄乃竟賞以金鼎紀以穹碑何與前說自相矛盾耶

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赫哷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陞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舊作阿剌。今改。後倣此。）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

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孔山上。志云。山半一孔。前後洞徹。故名。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令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

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金置。今爲縣。屬保定府。下之。于是祁陽金河北西路州縣。無祁陽。當作祁州。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隋縣。明省。故城在今正定府晉州。深澤漢縣。今屬保定府。寧晉唐縣。今屬趙州。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丙命臠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

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鄂和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迢城運茀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隤。穿井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刻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焰甚衆。金人違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時金巳頓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巳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

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瀼當作淯。淯河卽白水。注見前。）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鄂和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在棗陽縣西北。）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

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卽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尙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伐西域諸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降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克齊州比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懽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遂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呼高琪以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罷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搏多厚撫乣軍而搏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卓嵯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搏多二人也搏多即穆延盡忠

蒙古攻高麗降之

烏合之衆不足與圖功金封王福等九人爲公張浒泰謂金此舉最爲有識非確論也蓋河朔近地不可視爲羈縻羣盜相雄豈能資其捍蔽當日分彊錫土計安磐石不久而或敗或亡九人中無一能保全境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瞮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絶。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鄧州。皆不克而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計。翰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請制兵有三日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士建豎功名者其亦何益於國哉

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陜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字仲禮本名巴噶。伊錫部人。按伊喇舊作移剌。巴噶舊作八狗。今改。）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顔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衮必喇明安人。按額爾衮必喇舊作訛魯古必剌。今改。後倣此。）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嘉努（戩

功賜姓完顏氏按伊喇重嘉努舊作移剌衆家奴。今改後仿此。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賜姓完顏氏。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磐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字振之。太原人。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字景山。營州人。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布木凱。本張開。賜姓。按布木凱。舊作　伯開。今改。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本莒州提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

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已而王福降于張林，靖安民爲其下所殺，燕寧與蒙古戰敗死，胡天作降蒙古，尋被殺，伊喇重嘉努不能守河間，與張甫同保信安，久之，郭文振亦不能軍，徙居衛州，布木凱部曲離散，爲民家所殺。武仙事詳具後。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爲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哩仲端（本名博濟。字子正。按博濟。舊作卜吉。今改。）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字武叔。長淸人。）據青崖崓（卽青崖山。在濟南府長淸縣南。崗巒綿亘。崖谷常淸。故名）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淸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

內附。拱奉實欵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呼爾噶（咸平府明安人。按呼爾噶舊作胡里綱。又作蒙古綱。今改。後仿此。）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續綱目誤作汝水。今依宋史李全傳改正。）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按鄂博台舊作斡不答。今改。後仿此。）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強猶足以自守何至滋案家柔懦

馳槍突鬭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淸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鎭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太子詢卒諡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金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

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於侮慢相加宋人又復依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更不應向其下氣輸情徒然示弱而不足以抒患是忘已之先人所以制人者卽用人之受制於已之下策而反受制於人不亦大可哀乎

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蒙古布哈。舊作蒙古不花。今改。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卽古鴻上關。在今保定府唐縣北。適武仙所遣將葛鐵槍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麤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穆呼哩善之。卽下令禁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注見前。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在鞏昌府岷州北。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洮州。與下

天水。注並見前。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鎮名。在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昌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注並見前。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于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宋置軍。金爲縣。元省。故城在蘭州府金縣。王仕信克鹽川鎮。宋置寨。後改鎮。在鞏昌府漳縣西北。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注見前。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薩呼舊作塔忽。今改。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

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先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隨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寰宇記禹治淮獲水神無支祁鎖之龜山之足即此）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要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爲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印。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崓。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于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在開封府儀封東北。與山東曹縣接界。為河防要害。）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進破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履之子。）進庚午元歷。

楚材。貞祐初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破。遂降蒙古。蒙

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耶。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之兆。亦自灼羊髀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

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已而青入泗州西城金人來救青敗乃還。事在明年。